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叶芝著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 帷幕的颤抖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 帷幕的颤抖

叶芝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帷幕的颤抖 / (爱尔兰) 叶芝著; 徐天辰, 潘攀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3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399-3509-6

I. ①帷… II. ①叶…②徐…③潘…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爱尔兰 - 现代 IV. ①I56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8981 号

书 名 帷幕的颤抖  
著 者 (爱尔兰) 叶 芝  
译 者 徐天辰 潘 攀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陈文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60 千  
印 张 11.375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09-6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青春少年之遐想 .....	001
四年 .....	080
帷幕的颤抖 .....	146
序 言 .....	146
第一部 帕内尔陨落后的爱尔兰 .....	147
第二部 洪杜斯·卡麦里昂尼斯 .....	186
第三部 悲剧的一代 .....	202
第四部 骨头的搅动 .....	247
凯尔特的曙光 .....	265
仙军出动 .....	265
自序 .....	266
一 讲故事的人 .....	267
二 信与不信 .....	269
三 凡间的帮助 .....	270
四 幻视的人 .....	271
五 乡村的鬼魂 .....	274
六 “尘土合上海伦的眼睛” .....	279
七 羊骑士 .....	287
八 惦念之心 .....	289
九 术士 .....	291

十 恶魔 .....	293
十一 快乐和不快乐的神学家 .....	294
十二 最后的吟游诗人 .....	298
十三 来吧,女王,仙之女王 .....	303
十四 “美丽而凶悍的女人们” .....	306
十五 中魔的树林 .....	307
十六 超自然的生物 .....	311
十七 博学的亚里士多德 .....	312
十八 神之猪 .....	312
十九 声音 .....	313
二十 掳掠者 .....	314
二十一 不知疲倦的生灵 .....	318
二十二 土、木与火 .....	320
二十三 老城 .....	321
二十四 男人和靴子 .....	323
二十五 胆小鬼 .....	323
二十六 三个奥拜恩族人和邪恶的仙人 .....	324
二十七 德拉姆克利夫和罗塞斯 .....	325
二十八 幸运之人的厚头骨 .....	331
二十九 水手的宗教 .....	332
三十 关于天堂、地狱和炼狱的距离 .....	333
三十一 食宝石者 .....	333
三十二 我们的山之夫人 .....	334
三十三 黄金时代 .....	336
三十四 抗议苏格兰人:你们丑化了鬼魂和仙女的性情 ..	337
三十五 战争 .....	340

三十六 王后与愚人 .....	341
三十七 仙人的朋友 .....	345
三十八 无足轻重的梦 .....	350
三十九 路边 .....	358
四十 踏入曙光 .....	359

## 青春少年之遐想

### 序

我时常想起挚爱的亲属，或是过去发生的奇闻怪事，每当此刻，我便会满处溜达，直到遇见可以一叙长短的人。这位听我唠叨的人想必是倍感无趣，但我在将一切都写下之后，这些记忆可能会渐渐从我的脑海中逝去。一个人在厌倦时无法让说话者闭嘴，却可以将书合上，所以，我的朋友应该不会感到无聊了吧。

时隔多年之后，我重新写下这些往事。我既没有问过亲友，也未曾翻阅往日的信件或报纸，描述的只是记忆中最常想起的点滴。对于熟知的故事，我自然不会变动；但至于那些我不甚知晓的过去，难免存在偏颇之处。

我的担心便是，一些健在的老友或是家里的后辈也许会拥有不同的记忆，因而和这本书的内容有所出入。

——一九一四年圣诞

—

我最初的记忆纷乱而零碎，没有时间的概念，如同人们对于创世七日之初的模糊印象。这些记忆保留在我脑海中，好像时光不曾存

在过一样，因为，一切只与情感和地点有关，与发生的先后并无瓜葛。

我记得曾坐在一个人的膝上向窗外远眺，墙壁表面的灰泥已是四分五裂，不住地脱落。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墙了，只是知道有亲戚住过那儿。我曾在伦敦的另一处对着窗外望去，一些小男孩在菲茨罗伊路上玩耍，其中有个孩子身穿制服，也许是个送电报的信童吧。我问他是谁，一位仆人说他每天早上用号子把全镇的人叫醒，然后我惴惴不安地睡下了。

后来是在斯莱戈的记忆，我曾和外公外婆住在那里。我曾坐在地上，看着一条没有桅杆的玩具船，它满是划痕，漆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我难过地自言自语道：“比原来更长了。”此时，我正盯着船尾的一条长长的划痕，正是这条越来越长的划痕让我说出了那句话。有天吃晚饭时，大舅公威廉·密德尔顿说：“我们不该小看孩子们的烦恼。他们的烦恼比我们的更糟，因为我们能看到烦恼的尽头，而他们看不到。”我很庆幸能察觉自己的烦恼，常常对自己说：“长大了以后，别像大人那样谈论童年的快乐。”我经历过痛苦的夜晚：在连续几天祈祷自己死掉以后，我开始害怕自己真会死去，于是，我又祈祷自己能够活下去。

我没有不开心的理由。没人待我不好，而多年之后我对外婆还是充满了感激和敬意。房子很大，所以我总是能找到躲藏的地方。我有一匹红色的小马，一座可以自由漫步的花园，我的身后跟着两只狗，一只浑身白色，头上顶着黑色的斑点，另一只则披着长长的黑毛。我常常想到上帝，想像着自己是个淘气的小孩。有一天，我在院子里不小心用石头砸折了一只鸭子的翅膀，当大人告诉我会用它做晚餐，而不会惩罚我时，我惊讶极了。

孤独算是种痛苦，对外公威廉·波莱克斯芬的畏惧便占据了其中的一部分。他并不凶，我也不记得他有没有对我吹过胡子瞪过眼，



但畏惧和敬仰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他曾经因为救死扶伤而获得几座西班牙城市的荣誉市民称号,但他一直守口如瓶,直到快八十岁时一位老船员过来做客,外婆才知道这事。她问外公这是不是真的,外公说“是”,但对他了解如此之深的外婆并未多问,后来那老船员便走了。外婆对外公同样有习惯性的畏惧。我们知道他去过世界各地,因为,他的手上有一道鲸鱼叉留下的大疤。饭厅的柜橱里有几块从约旦带来的珊瑚、给孩子们施洗的一瓶水、中国宣纸画,还有印度的象牙手杖。外公去世后,手杖传到了我的手里。

外公体魄健壮,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为人称道。他拥有很多帆船,有一次,一名在罗塞斯角抛锚停船的船长报告船舵出了故障,于是让信使传信“派个人来看看哪里出问题了”。回答是“没人愿意”。外公下了命令:“你自己去看看。”被拒绝后,他便自己从主甲板上跳了下去,沿着遍是卵石的海岸一侧游了一圈。他上岸时尽管擦破了皮肤,但对舵的问题已经了如指掌。外公脾气很烈,为了防范盗贼,他在床边备了把榔头,比起诉诸法律,他宁可一锤把人砸昏。我就见过他挥着马鞭追打一群人的样子。外公是独子,所以亲戚很少,孤僻寡言的他也没几个朋友。他和伊斯雷的坎贝尔和韦伯船长保持着通信联系,前者和他的船员在一次海难中和外公相识,而后者则是他的工作同事兼密友。韦伯是第一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人,但在尼亚加拉急流游泳时溺水身亡。在我记忆中,外公也只有这些朋友了。但他是个广受拥戴和仰慕的人,当他从巴斯泡温泉回来时,他的手下会沿着铁路燃起绵延几英里的篝火,而他的伙伴、我的大舅公威廉·密德尔顿虽然来来去去,但并不受人注意。威廉·密德尔顿的父亲在大饥荒后的几个星期里照顾病人,有一次,他将一个病人抱回自己家里,却被那人感染了霍乱,后来撒手人寰。他对任何人都是彬彬有礼,为人处世也比我的外公聪明得多。我觉得自己是把祖父和上帝

混为一体了。记得有次我在发愁，希望外公能够因为我犯下的错误惩罚我。这时候有个胆大的小表妹在街上的一排树边等着外公（她应该知道外公将近四点去吃晚饭时会经过这里），对他说：“如果我是你，你是个小女孩的话，我会送你个洋娃娃。”我大吃一惊。

尽管对他又爱又怕，但我从来没觉得用智谋打败他的武力抑或是严厉有什么不妥；其他人亦是如此。而且他很少疑心，孤立无助，这让一切变得简单。当我还是个七八岁左右的小孩时，一天，有个舅舅半夜喊我起床，让我骑马赶到五六英里外的罗塞斯角，从一位表亲戚那里借火车通票。外公自己有一张票，但他觉得借给他人用不太好。不过，这位亲戚可要好说话得多。于是，我溜出大门，上了花园旁边一条家里人听不见声音的小道，在月光下欢快地骑着马。午夜时分，我用马鞭打着表哥家的窗户，弄醒了他。凌晨两三点钟我回到了家，发现马夫在小道上等我。外公绝不会想到有人会冒这样的险，因为他相信马厩院子的门都在每晚八点锁上，并且钥匙都得交给他。有些仆人曾在夜里问他要钥匙，于是他吩咐他们要锁好门，但整个家里只有他不知道，门其实从没锁过。

直到今天，当我读到《李尔王》时，眼前总会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我怀疑，我在戏剧和诗歌里描绘的那些有血有肉的人们，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不是根据对他的记忆写成的呢？尽管我在童年时并没有看出来，但他一定没啥学问，因为在孩提时代，他常常“从锚链孔钻到海里”——他正是这样描述的。在我印象中他只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法尔科纳的《海难》，这本绿色封皮的书一直躺在他的桌上。

他是老康沃尔人中一个分支的后代，父亲曾在军中服役，退役后成了几艘帆船的主人。客厅的盾形徽章边挂着一幅版画，外公认为画里的地方是他的老家。他的母亲来自爱尔兰威克斯福德，他的家庭和爱尔兰世代保持联系，一度还染指过西班牙同戈尔韦的贸易。

自傲的他很是反感街坊邻居，而他的妻子来自密德尔顿家族，她温柔、耐心，在小小的会客厅里接济过很多穷人。每天晚上外公睡着后，她都会点着蜡烛沿着房子绕一圈，以确信周围没有盗贼会挨上外公的榔头。她热衷于自己的花园，在被家务缠得脱不开身之前，她常常会选出几朵最为钟爱的花，然后在纸上画下来。我见过她的手工作品，它们无论从形式还是颜色上，都深深让我折服，而且，这些东西小到只能用放大镜看见。我还记得那些中国画，走廊墙上克里米亚战争的彩图，还有走廊尽头一幅描绘军舰的图画，随着岁月流逝，它比以前愈加黯淡了。

外公膝下儿女众多，这些成年的叔伯姨婶都是和善体贴之人，他们在我的生活中进进出出，言行几乎为我所遗忘。我所记住的，却是一些与他们温和性格大相径庭的“狠话”。我最小的叔叔身材结实，风趣幽默，为了防止漏风，他在大门的锁孔里塞上了皮革质地的鞋舌。还有另外一个小叔叔，他的卧室在石头走廊的尽头处，卧室的玻璃橱里摆放着一只炮舰模型。他很聪明，曾经是斯莱戈码头的设计师，如今却变得疯疯癫癫，在设计一艘“永不沉没”的战舰。他在设计手册上解释道，由坚固木料组成的船体是船不会下沉的原因。六个月前，我的妹妹梦见自己怀抱着一只没有翅膀的海鸟，结果不久就听说了小叔在疯人院去世的消息。海鸟是波莱克斯芬家族有人去世或遇险的预兆。

名叫乔治·波莱克斯芬的舅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后来沉迷于占星术，成了神秘主义者。他住在巴利纳，却很少过来。有一次他来参加赛马会，身边还跟着两个穿绿衣服的马车夫。还有，那里也住着借给我火车通票的叔叔。仆人们告诉我，乔治曾经因为用撬棍欺负别人而被学校除名。

印象中，外婆只惩罚过我一次。我在厨房里嬉闹，结果正当外婆

进来时，我的衬衫被一位仆人从前裤腰里扯了出来。外婆批评我不懂廉耻，把我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吃晚饭。比起外婆来，那些叔父和姑妈们却让我害怕得多。有一天外婆允许我在中午吃饭，但我却被那位拿着撬棍欺负人的小叔发现。他骂了我，让我很是羞愧。我们家九点吃早餐，四点吃晚餐，在两餐之间吃东西会被认为是放纵自己。还有一次，一位姑妈说我在城里骑马时会勒住小马，然后像炫耀似地抽它。她指责我，说我想法不端，为此我难过了一整晚。说到童年，除了痛苦之外我确实不记得什么了。每当一年过去，我都比以前更加开心，好像是在逐渐战胜心里的疙瘩一样。我的痛苦其实怨不得别人，只是我脑袋里的胡思乱想罢了。

## 二

某一天，有人和我谈到良心的声音这个问题。我思忖再三，得出的结论是我已经失去了灵魂，因为我没有清楚地听见声音。于是我愁眉苦脸地挨过了几天，直到后来和一位姑妈呆在一起时，我听见一声低语：“你真可笑啊！”起初我以为是姑妈在说话，但旋即发现她其实什么也没说，我又开心起来：良心的声音出现了！打那以后，这种声音总会在危急关头时浮现在我的两耳中，不过现在，它的出现却如惊雷般突然警醒。它不会告诉我该做什么，而是常常谴责我，比如，“你的想法是不对的”。有一次我抱怨上帝没有听见我的祈祷，它就会告诉我：“上帝已经帮助了你。”

我家的门前立着一根很矮的旗杆，顶上挂着一面红旗，红旗的一角是英国米字旗的图案。每天晚上，我都会收下国旗，叠起来放在卧室的架子上。一天早晨，我在吃饭前发现国旗被打成结系在旗杆的下面，贴在草地上，可我明明记得在前一天夜里就把旗子收下来了。

我立刻断定是有仙人下凡，把国旗打成了四个结（一定从前听过仆人们谈论仙人的缘故吧），而且从此以后，我一直相信有隐形人在耳边对我低语。有人说我曾经见到过神鸟，不过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也不知道自己看到过几次。还有一次，我和外婆在天黑后乘马车前去斯莱戈五英里之外的海峡。外婆指向一艘闪着红灯、开往外地的蒸汽船，告诉我外公就在船上。这天晚上，我哭号着梦见蒸汽船遇到了海难。第二天早上，感激的乘客为外公找到一匹瞎了眼睛的马，外公便骑着它回来了。在我印象中，外公正在睡觉，此时船长喊醒他，说船要触礁了，外公说：“你们试没试过用那条帆？”从回答来看，船长在接到命令时似乎已是六神无主。在蒸汽船危在旦夕之际，他把船员和乘客转移到了备用的救生小船上。外公自己的船被打翻了，他会水，因此捡了一条命，还救起了几个人；有些妇女靠着裙撑的浮力漂到了岸上。“比起大海，我还是更害怕那个蠢透了的桨手。”一位幸存的校长说。然而，事故中仍然有八个人溺水身亡，这次不堪的记忆也时常折磨着外公的余生。后来每次家庭祷告时，他只会念叨着这场圣保罗的海难。

我对狗的印象仅次于外公外婆。那只毛茸茸的黑狗没有尾巴，如果我没记错，是被一辆火车轧掉的。与其说是狗儿跟着我，倒不如说是我跟着它们，一路走到花园后面的养兔场。它们经常互相厮咬打架，黑毛狗全身的长毛让它屡屡全身而退。在一次残暴至极的打斗中，白毛狗的牙齿嵌进了黑毛狗的皮毛里无法拔出，后来马车夫将它们吊在水桶的里外两侧，一只掉在水里，一只掉在地上，这事才算了结。外婆曾经让马车夫把狗毛剃成狮鬃的形状，车夫和马童讨论了良久，然后将狗的头上和肩膀的毛发统统剃光，只留了下身的毛。于是，狗便消失了一些天，我相信它一定是伤心欲绝。

房子后面的大花园种满了苹果树，中央则是花坛和草地。园子

里有两尊船头用的雕像。在被果树挡住的一面墙下，有一片草莓地，其中一尊雕像便藏身于这里，它是一位身着制服的魁梧男子，是外公那艘“俄国”号三桅帆船上的。仆人们都觉得雕像中的男子是沙皇，而且沙皇是亲自将雕像送给外公的。另一尊雕像坐落在花坛里，是一位穿着飘逸长裙的女子。私家车道穿过树丛，从大厅延伸到一座并不显眼的小门，沿路则是一些又脏又破的小屋。我常常觉得应该把这条有着两三百年历史的车道修长些，因为在我的眼里，私人车道的长度是人们社会地位的象征。我的想法也许是来自马僮吧，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有一本《橙之韵律》，我们一起在干草堆里诵读，这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押韵的美妙之处。后来有人告诉我，盛传芬尼亚社社员造反，应战的橙带党党员已经分到了枪支。当我憧憬未来的生活时，我觉得自己会在和芬尼亚人的斗争中英勇战死。我会打造出一艘漂亮的快速战舰，手下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年轻人，他们像故事书中的人物一样勇敢而英俊，而罗塞斯附近的海岸将会发生一场激战，我将会在那里血溅沙场。我到处收集小木片，把它们堆积在院子的一角。我经常跑到远处的农田去看一根很老的朽木，因为在我眼里，它对造船会大有帮助。我所有的梦想都和船有关。有一天，一名来我们家和外公共进晚餐的船长用两只手捧起我的脑袋，将我提起来，让我看地图上的非洲是何种模样；还有一个船长曾经指着草坪树丛后面、从码头珀恩磨坊袅袅升起的烟雾，问我圣布尔本山是不是着了火。

每隔几个月，我就去罗塞斯角或是巴利索达尔探访另外一个男孩，他曾经骑着一匹马戏团的花斑小马在广场里溜达，结果忘了路，兜了一个又一个圈子。他便是大舅公威廉·密德尔顿的儿子乔治·密德尔顿。人们那时候认为土地是非常安全的投资，于是老密德尔顿在巴利索达尔和罗塞斯角购置了两处土地，在巴利索达尔过冬，在罗塞斯角度夏。巴利索达尔有密德尔顿和波莱克斯芬家族的磨坊和

一座大鱼堰，还有激流和瀑布，但我还是更经常在罗塞斯角见到表亲。我们或是在河口划船，或是乘着慢悠悠的斯库纳帆船出海，或是给轮船上的救生船装上帆具和甲板，然后起航。这里在一百年前曾住着走私贩，所以房子有一间很大的地下室。傍晚，客厅有时会传来三记敲窗户的声音，引得所有的狗都汪汪大叫，据说这是死去的走私贩在发出暗号。有一天晚上我特别清楚地听到了敲窗声，后来表妹也听到了声音，表弟则对它习以为常。有船上的领航员告诉我，他曾三次梦到我叔叔的花园里藏着财宝，然后他半夜翻墙进来开挖，但是一堆又一堆的泥土让他灰心丧气。我把他的话告诉了别人，他们说，领航员没找到财宝是因为一只形似熨斗的精灵守护在这里。巴利索达尔的山岩间有一道裂缝，我每次经过时都会心怀恐惧，因为我相信那里住着一只像蜜蜂一样嗡嗡作响的凶残怪兽。

也许是在密德尔顿家，我对乡村故事产生了兴趣。我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想必和他们家的农舍有关。密德尔顿一家乐于与近邻交友，经常出入领航员和佃农的屋舍。他们心灵手巧，经常动手做些活，制作船只、喂养鸡鸭，从来不图回报。在我出生前很多年，密德尔顿家里有人设计过一艘蒸汽船。它的发动机早已过了时，所以即便船驶在海峡里，在几英里外的岸边还是能听见像哮喘一样的声音。我长大多年后，还是经常听到它的“喘气”。当年船是在湖边建造的，后来在无数匹马的牵引下穿过城里。那时我母亲在念书，船却在教室的窗外停下了，漆黑一片的学校连续五天都只能点着蜡烛上课。人们相信这艘船能带来好运，所以它修修补补，一直用了很久。船以建造者的未婚妻“珍妮特”命名，风吹雨打让它的名字锈蚀成了我们更加耳熟能详的“珍妮特”。我很小的时候，这个女人便死去了，那时她八十岁。她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她的丈夫因此吃了不少苦头。

还有个比我一两岁的亲戚，为了知道母鸡将要下蛋时是什么感

觉，他整天追着它们跑来跑去，把我吓得不轻。他们从来不打理房屋，连温室的窗户玻璃摔下来也置之不理。他们很受人喜爱，但不知何为礼数与矜持，没有那种天生的、卓尔不凡的高贵气质。

外婆有时候带我去拜访住在斯莱戈的贵妇人，她的花园一直延伸到河边，花园的尽头处，一堵矮墙边栽满了桂竹香。我通常会百无聊赖地坐在椅子上，那些哥哥们则边吃油饼边喝雪利酒。相比之下，和仆人们散步要有趣得多。有时候我们会从一个胖胖的小女孩身边走过，这时仆人会说服我给她写一封情书，第二次小女孩路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向我吐了吐舌头。仆人的故事更有意思。比如，在某个角落里，一个站在桶里的男人从桶里滚了出来，露出他的瘸腿，便从一名中士教官那里拿到了一个先令。还有，在某座房子里，一位老妇人躲在床下，床上的客人——一名军官和他的老婆在辱骂她，她便操起笤帚打了过去。所有的名门望族都有自己的轶事，要么荒诞不经，要么令人悲恸，要么浪漫温馨。我常常对自己说，如果没有人知道我的故事，就让它们这样消逝的话，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几年之后，我在大约十岁或者十二岁的时候移居伦敦，那时我常常噙着泪水怀念在斯莱戈的日子。在开始写作之后，我希望用对斯莱戈的记忆来寻觅知音。

我住在梅尔维尔。我家相邻的房子被树木所环绕，在那里我偶尔会看到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奶奶呆在一起。我已经忘了老奶奶的名字，只记得她对我很和善。我在十三四岁时去过她家，却发现她的疼爱只用在了小男孩身上。客人来的时候，仆人到院子里喊我，可我躲在干草棚里，平躺在高高的干草垛上。

我不记得自己几岁的时候大醉了一场（因为所有的往事看起来都一样遥远）。我同一个叔叔和几位表哥表弟乘快艇出航，但海上的天气并不好。我躺在主桅和斜桅之间的甲板上，一个大浪袭来，碧绿的海水扑向我的头顶。我全身都湿透了，但是很开心。回到罗塞斯



角以后，我披上了大孩子的衣服，衣服太松，裤脚拖到了靴子下面，一名领航员递了瓶纯威士忌给我。在和叔叔开车回家的路上，我陶醉在一种奇怪的状态中，因为不管他怎么拉我，我都向每一位路人高喊着：“我喝醉了”。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别处，我一路都大喊大叫，直到外婆把我推上床，给我灌了点味同黑加仑的液体，我这才沉沉地睡去。

### 三

距本布尔本山六英里的海峡另一头，我们所谓的“感潮”河在斯莱戈和罗塞斯角之间流过。山顶上有一座方方正正的两层小楼，墙壁上攀满了爬山虎。房子面向一座花园，里面的花坛比我所见过任何一处的都要大。在花坛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深红色条纹的剑兰，还曾满怀兴奋地等着它盛开。在一侧的三角墙下，矮小的树丛围成了一个封闭而神秘的空间，我们在里面玩耍，总以为有什么事要发生。我的姑姥姥米琪就住在这里（她的本名其实是玛丽·叶芝）。她的父亲约翰·叶芝是我的曾祖父，他娶了一位名叫玛丽·巴特勒的女子，担任过几十英里外的德拉姆克利夫的牧区长，不过早在一八四七年就去世了。米琪姥姥身材瘦削，脸色发红，她家里一只猫的毛发已经白中泛黄，结成一绺一绺的样子——我从未见过面相如此之老的猫。她靠务农为生，只有一个老得种不了田的男仆人，也没有附近的农民会因为交换农具或是“出于敬重”来帮她收割庄稼——斯莱戈的理发师约翰尼·麦克戈克曾对我说：“叶芝家族的人都很受尊敬。”她的生活中充满了家庭传统，家里所有用餐的刀具都经过再三清洗，像短剑一样整齐地摆放着；她的家里有一个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奶油壶，上面刻着叶芝家族的饰章和格言；餐厅的壁炉架上摆着一个漂亮的银杯，它本来属于我的曾祖父。银杯制于一五三四年，巴特勒家族的饰章清晰可